

草蔓生日

王太生

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金农,平淡的烟火生活中有一奇特习惯:每年农历四月十六,他要为菖蒲过生日。

这个介于小满与芒种之间的日子,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,独独瞩目一株草本——这是金农的固执与偏爱,率性和天真。

对一个画家而言,为菖蒲过生日,他不会大操大办、击缶而歌,也不会燃放几响鞭炮,而是研一砚墨,画一幅画,或许炒几个小菜,坐在案桌旁,抿几口薄酒。

生日那天,他用元代鹿胶墨为菖蒲写真,作“难老之歌”,为一丛青绿祝寿。诗中称菖蒲为“蒲郎”,夸赞其清雅长寿:“蒲郎蒲郎须发古,四月楚天青可数”,还戏言要将“南山之下石家女”与之婚配。

为菖蒲过生日,铺陈一派温柔雅趣。仪式感十足的背后,实则是惦记一株植物,把它当作一个人。

对普通人来说,寻常意义上的过生日,是为家人、朋友、自己。在金农眼里,把菖蒲当作家人、朋友,甚至觉得菖蒲就是自己。

金农把自己当作是菖蒲——前世的一枝青绿且湿漉漉的菖蒲。在这样一个日子,为自己庆生。

过生日,在扬州一带,往往是早晨在早茶店吃面、包子,以及其他玲珑细点,中午家中还要煮阳春面。亲人围坐吃面,滋滋有声,佐以一盘洋葱炒鳝丝。吾乡亦如此,幼时过生日,外祖母总要带我到小城的“翠绿”或“富春”饭店,吃面和包子。

金农为菖蒲过生日,当然不会让菖蒲吃面,他会为菖蒲所托,让一盆细密碧草,发力生长,焕发新姿。正如跋文中所说,还要配一白石,做新娘,更衬菖蒲气质高雅;用梅雨水,将纠缠根须浇灌一遍,犹如凡人过生日,吃两只包子、一碗面。

此刻,天气已热,窗外飘着细雨,景物依稀,水声哗然。溪流边,与石菖蒲的精巧细密有所不同,野菖蒲如绿箭簇,临水亭亭,聚集丛生,有几尾小蝌蚪,抑或小鱼,在根处游来游去。

金农的画中满是菖蒲,细细密密,如婴儿温软的绒毛。看似简洁素雅,内里却藏着菖蒲般清苦而绵长的文化意味。淡墨干笔,寥寥数笔,勾勒出菖蒲叶片的修长挺拔。

不单单是金农,明清苏州文人,每逢农历此时,相聚雅集,为菖蒲“剃头庆生”。菖蒲飘逸俊秀、简洁雅致的神韵,平缓之中显丘壑,不经意间露春色,惹得人们目色流连。

清代学者俞樾晚年寓居曲园,曾定制兴紫砂盆养菖蒲,盆壁镌刻“忍寒苦,安淡泊,伍清泉,白白石”。菖蒲激励俞樾,见证他的灯下笔耕。曲园的厅堂走廊,花格漏窗,飘逸着菖蒲的意蕴。

供养在几案上的菖蒲,附石而生,依石而生动。主人情有寄托,意有所在,视这方寸之境,为辽远天地。

金农爱菖蒲,满心喜欢它“不假日色,不资寸土,不计春秋,愈久则愈密,愈瘠则愈细”的生活态度与曼妙姿容。在他看来,养几盆菖蒲,可把玩,可怡情,亦可养性。

为菖蒲过生日,其实是感受节气,感恩生活,纪念美好,见证变化,祝愿生长,致敬光阴。

其实,像金农这样的风雅,我倒愿意学而效仿之,比如,为艾、苇、荷等几株草本植物过生日。

我觉得端午前日,该是艾草的生日。这一天,阳光明媚,清风舒缓,天地间弥漫着草木清芬。这种生长在地垄、墙角的植物,性孤傲,凑近闻,有一股淡淡药香。

为艾草过生日,不必大声喧哗,要心境安静,懂得它的真性情。去郊野寻访,与一丛艾相遇。采摘时,指尖沾染艾香,那种混合着泥土与露珠的味道,干净而清冽。喜欢这份清凉与芬芳,想用一只空瓶子,盛几缕艾味。深吸一口,神清气爽,把那苦且青涩、苦中有香的气息带回去收藏。

青苇的生日,我倒愿意是在农历五月初一。一个人认定的青苇生日,有着对这种植物的朴素情感与悠长回忆,想去水边看苇。

青苇与我幼时生活紧密相连。那是一片处女地,有温婉的膏泥和温黄的鸟巢。青苇秆上,鸟衔枯草作巢,巢中有累累鸟蛋。一个农妇,头顶青苇露水,下到苇塘去采摘几片青碧苇叶。每年快要包粽子时,也正是青苇生日前后。当然,我没有金农那样的作画技能,而是拿起笔,写几句直白平淡有关青苇的文字。在青苇生日那天,我会想起一些人——在从前艰难的生活中,像风中苇那样坚韧。也想起帕斯卡的话: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。有一年,我去江边看青苇,江边苇,高且密,风吹过,哗哗作响。离城二十里,我去江边一趟,折一片苇叶作笛,呜呜吹奏,天地有声,算是给青苇过生日。

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生日,也是江南荷花节。明代张岱在《葑门荷宕》里写他游苏州时,看到人们穿着朴素淡雅的衣服,涌向城外荷花荡,过节赏荷。这一时间节,菡萏已盛开。我将一捧清水,注入硕大叶盏。水在叶盏中晃荡,顷刻又滑落荷池。荷花生日,可约二三好友,坐于荷塘边闲饮。人生的散淡光阴,曼妙时,与谁同坐?我、友人,还有一枝荷。大地生机勃发,艾草、青苇、菖蒲的生日,承载着对季候、农耕的崇敬与向往。敬重一株艾、一株苇、一枝荷,不仅是它们的外形,更是这些植物与充沛雨水、拔节生长的土地、劳作的人们之间那份深深的联结与默契。在它们过生日时,也是在与自然对话,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坚韧。

目光再回到菖蒲上。在我看来,盆中养菖蒲,不如养在天地间。清浅浅水,生长一丛野菖蒲,实则是物候赐予,天地馈赠。刚开始只是寥寥几株,后来铺展开来,连成一片。

野菖蒲与金农盆中的石菖蒲相比,野得恣肆,野得无人打理。

金农的菖蒲,妙在一纸青绿盎然,文人于俯首抬眼之间,得到慰藉。

金农与我,地缘虽近,时间却相隔二百六十余年,自是无法晤面。看过他的自画像,那应该是真实的人。一个无能的长相无关紧要,关键是灵魂有趣。

他为菖蒲过生日,这人,这事,挺有情味。

香港路淘宝

魏勇



集市(油画)

周铁利 作

对于老武汉人和古玩爱好者来说,周末逛一趟香港路古玩市场,是从每周一便开始期待的。

“周六逛香港路,周日逛徐东”——这句在江城收藏圈里口耳相传的老话,道尽了这里的热闹与分量。每逢周六清晨,天刚蒙蒙亮,这片隐于闹市的空地便苏醒过来。近四百个地摊依次铺开,瓷器玉器、旧书字画、木雕铜器、杂项小玩意儿,琳琅满目。人声、讨价声、器物碰撞声交织在一起,汇成一曲独属于老武汉的烟火乐章。阳光穿过周边的高楼大厦,洒在满地旧物上,给那些蒙尘的瓷器、泛黄的书页镀上一层温柔的光晕,仿佛时光在这里放慢了脚步,前世与今生在此悄然相逢。

逛地摊,从不是为了非要淘得奇珍异宝,更多的是享受与旧物对话,在烟火里寻趣的过程。一步一景,一摊一惊喜,未知的期待最是动人。

地摊上的物件,林林总总,包罗万象。这边的瓷碗瓷盘色温温润,青花缠枝莲纹栩栩如生;那边的玉石把件温润通透,在掌心摩挲间,凉意沁人心脾。真品与仿品混杂其间,考验着每个古玩爱好者的眼力与心性。

旧书摊总是最吸引我的角落。泛黄的书页间藏着岁月的墨香,线装古籍,老版小说,泛黄的画报、旧时的邮票,随意翻捡,便能撞见一段被遗忘的时光。偶尔能找到带有武汉印记的老照片、旧票据,黑白光影里,是老汉口的码头繁华、街巷烟火,让人忍不住驻足良久,在文字与影像里触摸城市的过往。我也曾在此淘到过一张梅兰芳先生1951年来武汉演出时所购化妆品的收据,这张收据极为珍贵。

除了这些文玩旧物,地摊上还有不少充满生活气息的老物件。雕花的水梳、铜制的烟袋、老式的钟表,甚至是老旧的收音机、搪瓷杯。每一件都带着时光的温度,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记忆。它们或许不值多少钱,却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。

摊主们大多是祖上传下藏品的后人,或是驱车下海淘货的古玩商人,抑或是走南闯北的收藏爱好者。他们守着一方小摊,泡上一大壶浓茶,与熟客闲谈,与新人打趣,不刻意推销,不强行买卖。那份从容与淡然,让整个市场多了几分温情。

纸条里的善良

徐成文

遵照妻的指示,在夕阳即将坠落之际,我直奔天台,将那些久未阳光的衣物收捡回来。一连下了许久的雨,太阳终于出来了,将大地照得一片温暖金黄。

天台上,花花绿绿,一片彩色。纵横交错的绳索上,布满了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衣物——大家都抓住这个美好的时辰,让衣物接受紫外线的洗礼。

我家晾晒的衣物呢?

明明一大早,我和妻子一起来晾晒了啊。再看看我们所晾晒衣物的那根绳索上,理直气壮地占据着绳索中央的,是一些小孩的衣物,而我家的衣物,却被挤到了绳索末端。这家人怎么如此不讲道理呢!虽说天台是公用场所,但得讲个先后来后吧。愤怒如野草般滋长,我明知这做法不甚光彩,但怒气上涌,也顾不得许多,将那些小孩的衣物挤压成一堆,算是“回馈”。

突然,我发现了一张小小的纸条,用大头针别在衣物上。

“亲爱的邻居:天台上实在没有可以晾晒我家小孩衣服的地方了。见你家衣服早已晾干,不好意思将你家衣服移动了一下位置,好让我家小孩的衣服也晒晒太阳。对不住啦,欢迎到我家做客。”

纸条下端,留有房间号码,并涂鸦一个灿烂的笑脸。

这张纸条,让我收敛了怒气,并把刚才挤压的衣服一展开——我家的衣物的确已经干透了——让偏斜的太阳再次温暖它们。

原来,一张纸条就能传递善意,哪怕见不到面。不久后的一个周末,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这种暖意。一条数公里长的滨江公园,在我所在的住地笔直

逛香港路地摊,最有趣的莫过于“淘宝”的过程与讨价还价的乐趣。这里没有明码标价的生硬,全凭双方眼力与口才博弈。看中一件心仪的小玩意儿,先蹲下身子细细端详,假装漫不经心地询问价格。摊主报出一个价,买家再从还价。一来一回间,言语交锋,趣味横生。若是价格谈拢,皆大欢喜,小心翼翼地物收入囊中,仿佛收获了稀世珍宝;若是谈不拢,也没有遗憾,摆摆手继续前行,下一个摊位或许有更合心意的惊喜。这种随性自在的氛围,是商场里寻不到的快乐,也是地摊文化独有的魅力。

市场里人山人海。有白发苍苍的老玩家,戴着老花镜,拿着放大镜,细细甄别器物的真伪,一举一动尽显专业;有年轻的文玩爱好者,穿着休闲,穿梭在各个摊位间,寻觅小众的复古饰品;还有慕名而来的游客,带着好奇与期待,感受武汉的市井文化。大家互不相识,却因这些旧物结缘,偶尔交流几句鉴赏心得,分享淘宝的乐趣,陌生的距离瞬间拉近。在这里,身份、职业都被淡化,所有人都沉浸在寻宝的快乐里,享受着最简单纯粹的市井欢愉。

有人说,香港路地摊的老货不多,大多是仿古新作,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游人的兴致。于爱好者而言,淘宝的意义从不只于物件的价值,更在于过程中的遇见与欢喜。哪怕只是淘到一枚小小的铜钱、一本破旧的老书、一个精致的小木雕,只要合了心意,便是无价之宝。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旧物,跨越时光而来,不仅是装饰生活的小美好,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,让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,寻得一份慢下来的诗意。

走出香港路文物市场,身后依旧是喧嚣的人声,眼前是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。一静一动,一旧一新,对比鲜明。这场香港路地摊之行,没有惊天动地的收获,却满载着市井的温暖与时光的温柔。

武汉的魅力,从来不只于大江大湖的壮阔,更藏在这些烟火缭绕的市井角落。香港路的地摊,是旧时光的容器,是老武汉的缩影。每一次逛游,都是一场与岁月的温柔邂逅。那些蒙尘的旧物,那些鲜活的人声,那些不期而遇的惊喜,成为心底最珍贵的记忆。

秋风亭遐思

罗时汉

世界上最大的“城中湖”在哪里?站在巴东县城云沱街头俯瞰,我忽然发现,不就在眼前吗?

三峡工程高峡出平湖。天没有变,山没有变,变的是长江水,变的是两岸景。同行的张敬笑说:“我们巴东人哪,住的是江景房,到处都有观景台。”

一桥跨南北,一江穿城过。三峡水库给巴东带来无尽的温柔,使这里产生湖泊效应,山城变湖城。这是我又一次来巴东的印象。

凡来巴东,必去秋风亭。我跟巴东的缘分,要从三十多岁那年说起。

1981年春天,我从奉节白帝城下出发,徒步瞿塘峡,经黛溪、巫山、碛石、万柳,过神女峰,一路艰险。“四川下来十二峰,过了火峰到巴东。”在长江流入湖北的第一座边城,仰望的是铺天盖地的石梯,坡道上号子声充耳可闻。我的游记写道:“累。爬坡,没有任何交通工具,你上吧,上那几百级抬头落帽的台阶……一步一步向上登,气喘吁吁之际,我默念着巴东、巴东。”“号子声粗犷洪亮,是用腿子蹬,肩膀顶的农民呐喊出来的,是胸膛中嘶叫出来的震撼群山的声。”

曾几何时,三峡工程改变了一切。巴东县城从信陵镇迁建于现在的西瀘口云沱,全新亮相。街上没看到白帕子、背篓和扁担这类标志性市井风物。步梯还在,但路边有公共电梯供人扶摇直上。遥远的号子声早已被车轮声取代,现代化时尚元素全方位占据了城市空间。除了方言,昔日的印象好像都消失在巴东深处。

历史沉下去,现实升上来。老巴东大多被水淹没,部分古建筑在蓄水前抢救出来,迁建于县城东边的狮子包,今为巴东县博物馆。

“守望大三峡”库区文物保护成果展,很快勾起了我的记忆。20世纪90年代我数经三峡,后调任报社驻宜昌记者站,采访报道三峡工程成为我的工作。1995年元月,我乘船去巴东,后坐车经茶店子、绿葱坡到野三关,去看劝农亭。吃了顿苞谷面饭、合渣、泡菜,夜宿“喝二两”。野地里有人挂着蹄膀、锦鸡待餐。我在日记里写道:野三关,还能“野”到何时。

此后,我陆续写下《巴东:新的历史水位线》《到巴东看‘漂流效应’》等报道。

1997年,大江截流在即。船至巴东,凭栏望去,老县城信陵镇像一幅巨大的壁画挂在陡峭的山坡上。满街红色的标识“104.8m”,昭示着即将到来的历史水位。一位背竹篓的巴东人匆匆走过:“大江截流时,我们这条街就要淹到这线以下啰!”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,大江截流前一年半里,巴东在135米水位线以下的物资搬运量为65万吨。这就是“世纪大搬迁”时的巴东,如今看来有隔世之感。

狮子包古建筑群迁建了多座老屋、桥亭、庙宇,还有十几座碑林。其中最有名的,是寇公祠和秋风亭。

“巴东三峡巫峡长,猿鸣三声泪沾裳。”巴东“处万山之中,地瘠而险”。隋开皇十八年置县。宋太平兴国五年,十九岁的寇准任归州巴东知县。他在这里开拓仕途,也迈出了“文学青年”之路。据传他在任内修建秋风亭,吟成不少诗作。据传他还在野三关劝农亭,写下一首白话的劝农歌:“农事国之本,务农重民生。”寇准绝难料到,千百年后的巴东,会经历世纪之变,传统的农耕文化意识受到根本性冲击。

1997年3月,我乘船溯江。22日到巴东,次日盘桓近一天。在秋风亭下,我第一次见到摩崖石刻。同行的“70后”朋友为我拍了一张照片,留下近三十岁的依恋。那是我于秋风亭的初次邂逅。再见时,它已从金子山北麓迁移到江滩狮子包。此后因地质原因,新县城又从黄土坡转到云沱。

“有白头如新,倾盖如故。”景物与人,一旦结识,便终生难渝。秋风亭有四根粗大的圆柱支撑,四角双层飞檐翘起,如凤翅展向空中,顽强地升腾在大巴山文脉。

三峡工程在21世纪初完成后,百万大移民那段浸透血汗与悲壮的史诗,似乎悄然隐入了时代的洪流深处。2002年,我应省作协邀请,前去采访牺牲的移民干部——巴东的胡典亮和秭归的徐耀德。我的文章《木梓树为什么这样鲜红》开头写道:“重访峡江,时节正临初冬。从巴东野三关上去,绿葱坡山顶白皑皑一片……6年前的夏天,他们都只30多岁时,殉职于各自的移民工程建设工地,倒在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……因为他们的牺牲,宏大的高峡平湖充满悲壮之气。”重读此文,我热泪盈眶。那是一次灵魂的洗礼。

“惟有巴山上月,年年依旧伴秋风。”2017年4月,我与辛亥后裔参访团再赴巴东。在野三关祭祀邓玉麟将军后,沿公路北上,经绿葱坡、茶店子,住帅巴人宾馆。在巴东博物馆,我又见到了迁上来的秋风亭,激情走过已通车十二年的巴东大桥。大家进冲农溪,第三届纤夫节开幕,溪水清澈,船工已是年轻一代。

此次来巴东,同行者中仍有辛亥后裔。他们的前辈应在秋风亭读过,翻过历史册页。我们同往巫峡口景区,俯瞰准在秋风亭看到的“穿山恶水”?漫江碧透,满山红叶,新城两岸纵横铺开,巴东长江大桥雄伟壮观,体育中心欣欣向荣。巴东人并不满足于靠水吃水,而是利用山地资源,以“土、晒、茶、凉、绿”为发展思路,建设文化巴东、富裕巴东、智慧巴东、美丽巴东、幸福巴东。绿葱坡的避暑胜地和高山滑雪场,足以令人叹为观止。

凭栏俯瞰,长江成湖,水流由动为静,水色由黄变绿,急流险滩不再。一艘巨轮缓缓驶过,甲板上的旅客仰望着秋风亭。看风景的人们啊,哪知我澎湃心情——从冬访野三关到三登秋风亭,整整三十年过去,我经历多少,见证最多的竟是巴东:历尽沧桑,苦难辉煌。油菜花黄,木梓叶红,屡因置身巴东而变幻春秋。

万里长江竟日去,千年巴东一夜回。